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闯荡非洲

李蔚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闯荡非洲

李 蔚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闯荡非洲/李蔚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434-2

I. ①闯…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918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组委会

名誉主任：盖如垠

主任：朴逸

顾问：陈凤翠 王洪彬

副主任：张力斌 王亚平

委员：李建华 杨成吉 王阿成 唐飏 高弟

编委会

主编：王亚平

执行主编：杨成吉

副主编：陈明

文字统筹：姜胜群 朱珊珊

艺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王阿成

副主任：杨成吉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力序）

马汉广	王亚平	王阿成	王洪彬	刘金祥	朱珊珊	张一
李方元	李五泉	李汉平	陈凤翠	陈明	何凯旋	向一
杨成吉	杨治经	范震飏	赵旭忠	姜胜群	郭淑梅	郭崇林
高弟	贾宏图	唐飏	梁帅	梁晓声	蒋巍	喻权中
彭放	潘红莉	戴供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仍旧穿着拖鞋在T国首都的大街小巷跑街。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姑且隐去那个非洲国家的名称和朋友们的真实姓名。

——作者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艰难非洲行 /1
第二章	赵宇飞和他的房客们 /20
第三章	周文杰和唐雅兰 /35
第四章	老邱一家和赵宇飞的战争 /54
第五章	姜会长和他的“中国商城” /66
第六章	三只“东北虎” /82
第七章	一对吵闹的“老妻少夫” /94
第八章	马里奥和路易莎 /102
第九章	大款老胡和“河南帮” /116
第十章	“枪手”老柳失踪之谜 /136
第十一章	“护照”老方和“外交护照” /144
第十二章	“葫芦”的浪漫故事 /155
第十三章	“豆腐徐”的女人 /163
第十四章	邱秋的拖鞋店 /179
第十五章	张雪萌的最后决定 /192
后记	/201

第一章 艰难非洲行

一架泰国航空公司的波音 767 客机在曼谷机场做中途停留后，腾空而起，急速拉升到印度洋上方的万米高空，机头朝着东经 30 度，南回归线以南方向做超音速飞行。

经济舱里，在靠近机尾部的一排双人座位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中国人，一看就是一对父子。这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父子在满机舱的白皮肤、黑皮肤和红皮肤的乘客中显得很孤单也很惹眼。

他们是在哈尔滨国际机场上的飞机，全程坐下去，二十多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还要换乘去 T 国首都的班机。

在首都国际机场上飞机时，飞机座舱里还有不少黄皮肤的中国同胞，等到飞机在泰国曼谷机场做中途停留然后再次升空时，经济舱里，就只剩下这对父子两个中国人了。

“What do you want(您要什么)?”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您要喝点什么)?”

空中小姐沿着过道走过来，挨着座位询问着。

坐在靠近过道座位上的老邱有点儿紧张，又开饭了？上一餐吃的“切肯(turkey)”还硬硬地堵在胃里，怎么又要送餐？老邱特想吃一碗拌上黄瓜丝的炸酱面，可惜飞机上不供应。

空中小姐把一张英文菜单递到老邱面前，问他要什么。

“切肯！”老邱不接菜单，也不看，指指自己，又指指坐在旁边座位上的儿子，“切肯！他，我，切肯，两份！再要两杯可乐，Cola！”

老邱伸出手指头比划着，泰国空姐柔声说了句英语，老邱理解为“知道了”或“好的”之类。老邱敏感地抬起眼睛看一眼漂亮的泰国空姐，发现她嘴角上挂着笑，好像是在嘲笑他不懂英语。

老邱偏头朝座位四周扫一眼，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们。他看见儿子正趴在飞机舷窗上往下看，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他也凑过去往外看了一眼，看见了飞机底下棉絮般的白云，白云下面是灰蒙蒙的一片。

“看见什么了吗？”老邱问。

“云彩，像棉花一样。”儿子说。

“下面应该有条船吧？”

“下面是印度洋，干吗一条？船多了！”

“我是说咱们那条船，咱们到 T 国首都，它也该到了。”

“要是现在才看见它，那可就迟了，那它到 T 国首都还早呢！”

“没到就等着吧。”

儿子继续朝舷窗下望着，老邱知道，儿子也在惦记那条装载着他们货物的那条船，一艘船体油漆成黑色的远洋货轮，船甲板上堆积木似的堆满了集装箱，其中有两个四十尺的货柜是属于他们的，里面装着他们发往非洲的建筑材料——瓷砖和地砖。那艘巨轮应该在印度洋的某一片水域中航行着，船头朝着地球最南端的方向，然后将要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如果从高空看下去，那条船在波涛汹涌的洋面上应该像只小海龟一样大小，而他们坐的飞机正在赶到它的前面去。

“一般来说，只要不刮台风就没事儿，船能准时到达。”老邱说。

“刮台风也没问题吧？又不是颐和园里的船，好几万吨的巨轮，不可能一刮台风就沉了吧？”

“谁说不可能？泰坦尼克号……”

“那可不是刮沉的，是被冰山撞沉的。”

“也有刮沉的，海底下的沉船可多了去了！要是真刮台风，轮船左摇右晃的，我担心甲板上咱们的集装箱会不会刮进海里去。”

“能吗？”

“难说。”

“要能刮进海里也行，轮船公司得包赔损失，就不用咱们卖了！”儿子说。

“要有你这想法，那咱们这生意就别做了！”

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说话能排遣寂寞，消除孤独感，如果他

们不相互说说话，座舱里再没人能跟他们说中国话了。

其实平时在中国人聚堆的地方，这父子俩是一对“闷葫芦”。

不一会儿餐盒就被小推车送来了，除了一只小圆面包，就是他要的那份“切肯”。

“吃饭！”老邱举着自己那份炸鸡向儿子示意，“这要是碗炸酱面该多好！”

儿子看一眼餐盒，脸上做出一种牙疼似的表情，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是他常做的一个带幽默感的表情。

“爸，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喝什么吗？”

“什么？哈尔滨的豆汁？”

“豆汁有我妈熬的大米绿豆粥好喝吗？”

“那没错，你妈熬的粥谁都爱喝。晚饭盛上一碗，再掰半拉馒头，就两碟小咸菜，那个舒服，比吃这个切肯强上一千倍！”

这已是他们上飞机后第 N 次吃“切肯”了，别的菜他点不了，看不懂菜单也不会说，他只会说“切肯”，是出国前现学的。

老邱叫邱西征，四十七、八岁了，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小眼睛、厚嘴唇，表情谦恭，血质粘稠，天生一副忠厚模样。因为有点谢顶，所以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些。上飞机前你看不出他是“邱师傅”、“邱老师”、“邱经理”还是“邱同志”。走在北大街上，问路的都管他叫“老师傅”，上美发店剪头发廊小姐常把他当成“老板”，居民楼开电梯的叫他“邱老师”，骑车上街交警总称呼他“老同志”。不过现在坐上飞机，老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呼为“邱老板”了，现在他的亮脑门上似乎分明写着四个中文大字：“国际贸易”。

邱西征的儿子叫邱秋，二十出头，和老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只是小邱比老邱高出半个头，没有老邱的肚皮和腰围，脸部肌肉也比老邱紧凑得多。小邱头发很黑，眉毛也很黑，嘴唇比老邱还厚，肉嘟嘟的，一看就是个性格温顺的年轻人。

现在这对“闷葫芦”父子要去 T 国的首都闯荡，准备去做“国际贸易”。

老邱活到这个岁数，事业上并不顺，大钱也没挣着，好像始终没活明白。可是半年前，有一个机会找到他头上了。

那天，老邱坐在深圳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在等飞机时认识了赵宇飞。

当时赵宇飞在候机大厅里就坐在老邱旁边的座位上，手里在翻弄着一本杂志，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谁。后来赵宇飞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一个双肩包挎到肩上准备离开，一本杂志留在了座位上，老邱喊了一句：“师傅，您的书拉下了！”

赵宇飞回头看一眼，操着哈尔滨口音说：“不要了，扔那儿吧。”

老邱见对方是个穿着名牌休闲装的年轻人，只见他斜挎着双肩包朝候机大厅的洗手间走去。老邱拿起座位上那本杂志翻看，发现是本外文杂志，老邱看不懂，没那么大的学问。他该上大学那会儿赶上上山下乡，所以老邱对有学问的人都怀着一种羡慕和敬意。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又走回来，依然坐在刚才那个座位上。

“给您杂志。”老邱把杂志还给他。

“师傅，您是东北老乡？”他问。

“是，听口音您也是吧？”老邱说，由于在深圳工作时间长了，满耳朵灌的都是粤语，乍一听到北方话老邱感到十分亲切。

“我是天津的。”赵宇飞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

“您这是到深圳来出差？”老邱问他。

“离开！您是出差？”

“咱们一样，我也是离开。”

“您也离开？不干了？”

“不干了。”

“是得离开，这鬼地方不比哈尔滨，又闷又潮，真受不了。您在哪儿供职？”

“大鹰经贸公司……”老邱忙从上衣兜里掏出名片，双手递过去。

“大鹰公司？”赵宇飞看一眼老邱的名片，顿时变得热情起来，“您就是邱西征邱先生？久仰久仰，我可是早听说过您！”

赵宇飞忙从自己的上衣兜里掏名片，双手捧着递给老邱：“我是通海

公司的，和你们公司打过交道，这是我的名片。”

老邱双手接过来，看了一眼，名片正面印的中文：“通海经贸公司，业务部经理赵宇飞”；背面是英文，内容大概一样的。

“赵先生，幸会幸会！”

“这名片已经作废了，”赵宇飞更正似的说，“我马上就要出国了，到非洲去开公司。”

“您去非洲哪儿？南非吧？这些年咱们国家不少到那儿去的。”老邱说。

“不是南非，是西南部非洲，紧靠大西洋，T国，听说过吗？”

“知道，知道。好家伙，可真够远的！”老邱记得前些年报纸广播什么的偶尔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还有“T国游击队”什么的。

“您这次出去，是给公司干还是……”

“怎么说呢，公私兼顾吧。前一阵子我们公司领导去考察过，我也去了，在那边已经注册了一家公司，还买了一部车，准备去开拓非洲市场。没想到去的时候正赶上T国大选，到处打枪，把领导吓回来了。这次公司给我买张飞机票，把我单独打发到T国首都S市去开展业务。您说，一张飞机票就把我打发了！我明白公司的意思，我去干好了，算公司开拓业务，要是干砸了，大概把我扔在那儿也就不想管了。”

“这可够悬的！”老邱说。

“悬是悬点儿，但我不怕。”赵宇飞满不在乎似的说，“您不知道，我叔叔在咱们国家驻T国大使馆有朋友。提起我叔叔，你们省做外贸的不少人都认识，您一定认识……”

“您叔叔是？”

“赵长江，我叔叔在你们省对外贸易公司工作过。”

“不瞒你说，我有个哥哥也在省外贸系统干过。”老邱笑笑。

“是吗？”赵宇飞似乎正等这句话：“我大胆问一句，邱阳先生是您的？”老邱含糊地说：“叔伯兄弟……”在深圳干的这几年，他常听到别人对他提起“您哥哥邱阳，您哥哥邱阳”。

“我早就听人说起过您到深圳来了，只可惜没机会见面，今天算是碰上了，这可真是缘分。刚才在候机厅我一眼就看出您长得像邱阳先生，我

在电视节目上看见过邱阳先生出席一次剪彩典礼。邱先生，今天真是幸会。咱们应该合作一把，就凭你我的背景，到 T 国那边去发展，谁也比不了。”

“那没错呀！”老邱突然感觉自己的命运中出现了一道光亮，“您先去，咱们随时保持联系，要是有机会，我一准儿过去！”老邱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他不是要去非洲，而是要去邻居家串门。

“那咱们就说定了！”赵宇飞也很高兴。

老邱和赵宇飞一路同行坐飞机到哈尔滨，赵宇飞再转机，赵宇飞给老邱留下了深刻印象，双方合作，到 T 国做生意的意向基本上就算谈定了。

赵宇飞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瘦脸，身体单薄，性格内向。他妻子秦琴是中学教师，两口子还没有孩子。赵大学时学的是国际金融专业，大概因为他叔叔在中国驻 T 国大使馆有朋友的缘故吧，他早就有到 T 国去发展的想法，所以他自修了葡萄牙语，而且说得很棒。这次去 T 国他准备带着妻子一起去，看样子有点儿去了就不打算回来的意思。

老邱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种特别的信任和仰慕的情感。回到哈尔滨后，老邱特意去了一趟天津，到赵宇飞的家里拜访过一次，而赵宇飞也到哈尔滨找过老邱，双方家属也都见了面，谈得也很融洽，都觉得对方可以信任并表达了真诚合作的意愿。赵宇飞表示自己的优势是在 T 国有他叔叔朋友的那层关系，而且他葡语较好，在那边语言交流没问题。但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妻子工资也不高，这次去 T 国除了公司给买的一张飞机票，自己资金有限，想个人做生意，只能小打小闹。老邱马上说这没问题，如果合作的话，资金他出，他负责发货，赵宇飞专门负责销售，利润三七分成。赵宇飞对老邱的提议很满意，而老邱也觉得赵宇飞的叔叔和自己的堂哥是一个单位的，也算是上下级关系，赵不太可能骗他，因此事情在赵出国之前就这么说定了。

邱秋从座位上站起，到机尾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和老邱换了一下座位。

“爸，你看咱们后排座位，靠走道对过的那个人。”

老邱很快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是个身体强健的黑人。

“看见了，怎么了？”

“他肯定是 T 国人。”

“你怎么知道？”

“您没看他的帽子。”

老邱又回头看了一下，只见那人头上戴顶白色的棒球帽，帽沿上方印着一个黑色的“T”。

“帽子上印的是什麼？”

“可能是‘T 国’的简称。爸，咱们到约翰内斯堡不是要换乘飞机吗，咱们就跟着他走，准没错。”

“这主意不错，我正琢磨，到时候怎么换飞机的事儿呢。”

老邱知道，赵宇飞把他看成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人物了。其实赵宇飞哪里知道他的真实窘境。

老邱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的返城知青，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城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替人开过车，帮朋友跑过建材，后来到哈尔滨一家卫生洁具厂当了业务员，最后熬到了供销科副科长的职位。当年和他一块儿干的人不少后来都发达起来了，而老邱却始终也没有干成什么正事。一晃年龄就大了，又没有文凭，老邱感到自己的人生机会越来越少了。直到香港即将回归的前一年，老邱的命运似乎才出现了一点儿转机。

老邱有个叔伯哥哥叫邱阳，小名栓子，小时候常领着他和一帮孩子淘气。他比老邱大上三、四岁，上山下乡也比老邱早，后来上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进了机关，后来又下海经商，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个企业家。香港回归前，他当上了驻香港一家中资企业的老总，成了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那个过去和老邱一块儿玩的栓子，离老邱越来越远了。对这位飞黄腾达的叔伯兄弟，老邱一家和他极少来往，而且也从来没有借过什么光。直到深圳的一家公司不知怎么主动找上门来，力邀老邱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老邱这才想到，这一定是借了他邱阳的光，否则他们怎么能找到他呢？

这家“大鹰经贸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国营公司，实际上是挂靠在政府

部门的一家个人经营的公司。来人当时讲好请他去当部门经理，负责从香港进口汽车配件，月薪人民币五千元。老邱就辞去了卫生洁具厂供销科副科长的职务，坐飞机到深圳去上任。上任以后他才弄明白，公司明着是进口汽车配件，实则是搞汽车走私：把汽车在香港拆整为零，运到内地再凑零为整。这活儿老邱不擅长，胆又小，再说他也不可能去走堂哥这层关系，求他帮自己走私汽车。渐渐地，老邱就显出了他在公司的无价值。老板的脸色越来越冷，薪水很快就从五千元降到了三千元，再后来降到一千元，跟打扫卫生的阿姨差不多了。临到他决定回哈尔滨的前几个月，工资干脆就给他停了。别的员工都给开，只他的不给开，老板连挖苦带讽刺地对他说，公司效益不好，老邱你家有的是钱，工资就先欠着吧。薪水停了，工作也不安排，明着还是部门经理，办公桌却从经理室挪出来，和秘书的桌子并到一起。老邱熬得实在难受，想蔫退又怕不礼貌，自己面子上也过不去，最后硬着头皮去向老板请假，说想回哈尔滨看看。老板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并说公司目前没什么业务，老邱你回去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有事我会通知你来上班的。老板的意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再迟钝的人也能领会得到，老邱心里感到了一种伤痛，知道自己的深圳之行到此算彻底结束了。

老邱在深圳当部门经理时，学会了在做成一项生意之前要先写可行性报告的本事，回哈尔滨后给自己精心写出了一份去非洲做生意的可行性报告发给了赵宇飞。赵宇飞不断从非洲发来 Email，说 T 国大选结束了，已经不打枪了，现正百业待兴，被撵的葡萄牙人也正在陆续回来，所以现在中国人去做生意正是时候，做建材和拖鞋都可以。他带过去的一货柜日用杂货销得不错，希望老邱尽快把货发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赵宇飞的 Email 让老邱热血沸腾，搞建材他是个行家，拖鞋虽然没做过，但他在可行性报告中也做了详尽的论证。他先从 T 国的人口、天气和穿鞋的习惯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再辅以数字计算，以每人每年穿两双拖鞋计，乘以 T 国的人口，这样拖鞋的消费量就要以千万双计。如果再从 T 国向南部非洲、中部非洲直至整个非洲地区扩展，这样整个非洲每年所需的拖鞋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经过老邱这样一分析，他把自己都吓了一

跳，他居然发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可行性报告写出来后，老邱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他瞒着太太去游说过去兵团的战友，希望他们能和他一起去开拓非洲那个大得惊人的市场，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老邱慢条斯理的游说本领加上他那份高水平的可行性报告，关键还有他的为人厚道和他与战友们在北大荒战天斗地时结下的友谊，使他终于说动了两三个有点儿实力的兵团战友和一个开酒店的侄女，几个人同意凑份子跟他一起去非洲冒险。他说当年老邱家的祖先挑一副挑子闯关东闯出一条生路，他不信就靠祖宗们闯关东的精神就闯不出一片新天地来。这样老邱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先去联络几个知青战友，这几个又都是当年闯关东的创业者繁衍下来的子孙后代们，知青战友群情激昂，一致决定发扬祖先们闯关东精神去闯非洲，去开辟一条创业路。大家东拼西凑凑足五十万元人民币。大家商定，以十万元为一股，大家都是股东，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由于老邱现在作单位，众股东决定，就由老邱亲赴非洲去具体运作。

老邱活到这个岁数，第一次有了这么大一笔可供他运作的资金，顿觉实力雄厚，财大气粗起来，也第一次有了当“大老板”的感觉。

老邱回家，又舌口婆心地劝起太太。老邱老婆叫张雪萌，也是返城知青，在一家私企当会计。她不反对老邱去闯非洲，但觉得这种集资的办法风险太大，万一赔了怎么向集资人交代？后来拗不过老邱，也只得认了，但她要求把儿子邱秋带上。邱秋职高刚毕业，正在家待业，张雪萌的意思是让儿子也出去闯闯，年轻人见见世面，将来生意真干起来了，接班人也是儿子，再说跟着老邱也是个帮手。

接下来是赵宇飞以那边公司的名义发来了邀请函，老邱拿着它去办护照，办签证，然后跑市场，跑厂家，跑海关、换外汇、发货、装船……由于资金有限，也为了控制风险，他们决定先发两货柜建材——瓷砖和地砖，等货到非洲出手后，赚了钱，后续再接着发拖鞋。

老邱、小邱和张雪萌全力以赴地忙碌着，第一次尝到了当老板、当股东、当董事长、当 CEO 的滋味儿，那股拼命劲儿只有当年在兵团“战天斗地”时才能相比。

当老邱手握赴 T 国的机票，防盗裤衩里插满从黑市兑换的花花绿绿

的美元，领着儿子，在太太和众股东的相送下走进首都国际机场时，他突然想起三十年前上山下乡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和张雪萌还有众股东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比儿子邱秋现在的年龄还小。那时候他们聚集在哈尔滨火车站里，一起挤火车去北大荒寻找自己的人生。几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他已人到中年，居然还没有找到一个人生的定位，一个生活的座标。这么一把年纪了，竟然要跑到非洲去闯荡，去冒险，去开拓一种新的人生，这是不是又有点儿像当年的插队呢？老邱突觉心中那臃胀的热情中平添了一丝凄凉。

候机厅里，不知从哪儿传来刘欢的歌曲。

老邱不进歌舞厅，也从来不唱卡拉 OK：“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了遥远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老邱和儿子通过机场安检门时，老邱感觉那些歌词都化成无数滴泪滴从他心中猛然涌向他的眼窝，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送行的太太和股东们举起手臂，很豪迈地挥动了一下……

机舱里终于响起空姐用英语广播的声音，座位上昏昏欲睡的乘客突然兴奋起来，有人拿起座椅上的安全带往身上系，老邱知道，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要到了。

T 国首都 S 市没有国际机场，不能起降大型客机，因此乘客要在约翰内斯堡换乘小飞机去 T 国首都。这些情况赵宇飞事先都发 Email 告诉过老邱，所以老邱父子随着乘客走下飞机，在南非机场办理转机手续时显得很从容，虽然语言不通，但并没遇到什么障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有些不妙了。

候机厅里进进出出着一些肤色黝黑的非洲人和身材高大的欧洲人，却看不到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在这里老邱和儿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老邱和儿子很有绅士风度地在候机厅里等着换乘飞机，像两个经验丰富常作跨国旅行的商务人员。赵宇飞在 Email 里告诉过他们，在南非大约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换乘赴 T 国首都的飞机，要他们注意看大厅电子屏幕上滚动的通知，英文虽然不懂，但拼音还是会的吧？T 国首都的英文名称老邱兜里的小本子上记着呢。

机场里有咖啡厅，里面坐着一些白人和黑人在喝咖啡。

“爸，喝点儿什么吧？”

“不喝了，等到地方了，让你赵叔叔给煮绿豆粥喝。”老邱说。

“您可真能省。”儿子说。

时间还有，老邱带着儿子在候机大楼各处转了转，这个机场虽然没有哈尔滨国际机场气派，但也很有现代感，特别是商场里很多精美的非洲工艺品让老邱想到了中国的工艺品：根雕、竹艺、玻璃制品，太多了，将来也可以作为打开非洲市场的一个项目。没法与黑人交流，但仍可感到黑人性格温顺，待人平和友善。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老邱父子就提前坐回候机大厅的靠背椅上，四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电子屏幕，希望看到T国首都的英文拼音。可是眼睛都瞪酸了，始终也没找到那一行英文，再看看表，一个多小时早就过去了。老邱感到有点儿不对劲，转眼朝候机大厅看看，只见大厅里成排的座椅上稀稀拉拉地没坐几个人，广播里也没有一点儿声音，老邱刚才的悠闲劲儿刹那间就没了，心里有点儿发毛，头上也冒出汗来。

“你看着行李，我去问问。”老邱对儿子说，掏出机票急忙去找穿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

老邱手里拿着当翻译用的小本子，拦住一个穿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想问他什么，可是翻了半天也找不到能用的单词。

“What is your destination(您要到什么地方去)？”机场工作人员问他。

老邱听不懂，又着急，就展示机票、打手势：“T国，S市！飞机？”

“Waitingroom(候机室)！”工作人员指指候机室说。

老邱搞不明白，再找一个人问，还是一样，老邱头上的汗冒得更多了。

“儿子，咱们可能误机了！”老邱神情严峻地走回来，脑门上全是汗。

“不会吧？”邱秋瞪着小眼睛朝大厅里看着。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儿，时间早过了。”

“我看不至于。”邱秋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叫不至于，你怎么什么都明白，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老邱心里冒火，难以控制自己的烦躁情绪。